

历朝通俗演义

第八部

元史通俗演义

蔡东藩◎著

线装书局

历朝通俗演义  
第八部

# 元史通俗演义

蔡东藩◎著  
线装书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元史通俗演义 / 蔡东藩著. — 北京: 线装书局,  
2014.1

(历朝通俗演义)

ISBN 978-7-5120-1184-7

I. ①元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0817 号

## 元史通俗演义

---

作 者: 蔡东藩

责任编辑: 肖玉平 潘 昊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[www.xzhbc.com](http://www.xzhbc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20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392千字

版 次: 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2000

---

定 价: 598.00元 (全11部 共12册)

## 出版说明

蔡东藩是民国卓越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。他以正史为经、轶闻为纬，把秦朝到民国 2000 余年历史，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历史小说。全书 700 余万字，其朝代之多、人物之众、篇幅之长，在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。

蔡先生从 1915 年开始创作《清史通俗演义》。此后先后完成《元史通俗演义》、《明史通俗演义》、《民国通俗演义》、《宋史通俗演义》、《唐史通俗演义》、《五代史通俗演义》、《南北史通俗演义》、《两晋通俗演义》、《前汉通俗演义》和《后汉通俗演义》。蔡先生的演义小说除极具故事性、趣味性之外，还极其重视史料的真实性。因此，本书不但可以作为一般的休闲读物，也可以作为历史爱好者的参考书。

本套书最初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出版，至 1926 年 9 月全部出齐。初版 11 部为有光纸石印线装本。1935 年 5 月，会文堂进行改版，改为铅印，分装 44 册，增加了许廑父续写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后 40 回。全套书书名为《历朝通俗演义》，共 11 部，600 余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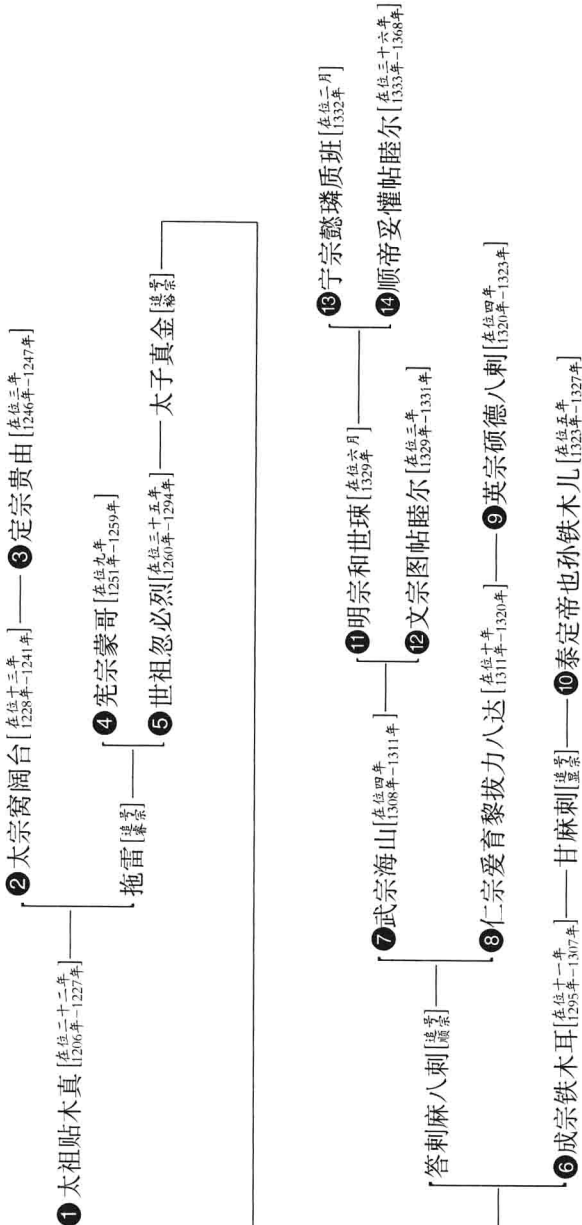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出版，是以会文堂 1935 年的铅印本为底本，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。在编辑过程中，尽量保持原书风貌，仅勘正了个别错字和标点。原书的一大特色，蔡东藩自己所作的注释、夹批和后批，全部按原文保留。

## 自序

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，本乏纪录，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，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。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元史，以李善长为监修，宋濂、王祚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唯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阳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，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、三年，私家著述，渺有所闻，无由哀合众说，覈定异同，观徐一夔与王祚书，谓：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唯中书时政科，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唯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，覈言未必，驯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邦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体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元秘史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，记世祖事，《庚申外史》，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，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，更无论已。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元史之考证者，唯《蒙鞑备录》、《蒙古源流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，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，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录》及《蒙古源流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沉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隘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本年春，以橐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鄙陋，窃欲融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。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都六十回。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，语则从俗，不欲求深。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，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，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，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藉广见闻，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藩自识于海上寓庐

元代世系图

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|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.....   | 001 |
| 第 二 回 |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..... | 006 |
| 第 三 回 | 女丈夫执旗招叛众 小英雄逃难遇救星..... | 011 |
| 第 四 回 | 追失马幸遇良朋 喜乘龙送归佳耦.....   | 015 |
| 第 五 回 |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穹庐返幕各族投诚..... | 019 |
| 第 六 回 | 帖木真独胜诸部 札木合复兴联军.....   | 023 |
| 第 七 回 | 报旧恨重遇丽姝 复前仇叠逢美妇.....   | 028 |
| 第 八 回 |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一夫拼命用少胜多..... | 032 |
| 第 九 回 | 责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恃力兴兵.....   | 036 |
| 第 十 回 | 纳忽山孱主亡身 斡难河雄酋称帝.....   | 041 |
| 第十一回  | 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.....   | 046 |
| 第十二回  |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义西征.....   | 051 |
| 第十三回  | 回酋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遐方..... | 055 |
| 第十四回  | 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.....   | 060 |
| 第十五回  | 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.....   | 065 |
| 第十六回  | 将帅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..... | 070 |
| 第十七回  | 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..... | 075 |
| 第十八回  | 阿鲁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.....   | 080 |
| 第十九回  | 姑妇临朝生暗衅 弟兄佐命立奇功.....   | 085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回  | 勤南略赍志告终 据大位改元颁敕 .....   | 090 |
| 第二十一回 | 守襄阳力屈五年 覆厓山功成一统 .....   | 095 |
| 第二十二回 | 渔色徇财计臣致乱 表忠流血信国成仁 ..... | 100 |
| 第二十三回 | 征日本全军尽没 讨安南两次无功 .....   | 104 |
| 第二十四回 | 海都汗连兵构衅 乃颜王败走遭擒 .....   | 109 |
| 第二十五回 | 明黜陟权奸伏法 慎战守老将骄兵 .....   | 113 |
| 第二十六回 |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母后西巡台臣匿奏 ..... | 118 |
| 第二十七回 | 得良将北方靖寇 信贪臣南服丧师 .....   | 123 |
| 第二十八回 |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藩王入覲牝后通谋 ..... | 128 |
| 第二十九回 | 诛奸慝怀宁嗣位 耽酒色嬖幸盈朝 .....   | 133 |
| 第三十回  | 承兄位诛逐奸邪 重儒臣规行科举 .....   | 138 |
| 第三十一回 | 上弹章劾佞无功 信俭言立储背约 .....   | 143 |
| 第三十二回 |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挟私报怨善类一空 ..... | 141 |
| 第三十三回 | 隆孝养迭呈册宝 泄逆谋立正典刑 .....   | 151 |
| 第三十四回 |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进良言直臣邀主眷 ..... | 156 |
| 第三十五回 | 集党羽显行弑逆 扈銮蹕横肆奸淫 .....   | 161 |
| 第三十六回 | 正刑戮众恶骈诛 纵奸盗百官抗议 .....   | 165 |
| 第三十七回 | 众大臣联衔入奏 老平章嫉俗辞官 .....   | 169 |
| 第三十八回 | 信佛法反促寿征 迎藩王入承大统 .....   | 174 |
| 第三十九回 | 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 .....   | 179 |
| 第四十回  | 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 .....   | 183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一回 | 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 .....   | 188 |
| 第四十二回 | 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 ..... | 192 |
| 第四十三回 | 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 .....   | 196 |
| 第四十四回 | 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 .....   | 200 |
| 第四十五回 | 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 .....   | 204 |
| 第四十六回 | 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 ..... | 208 |
| 第四十七回 | 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 .....   | 212 |
| 第四十八回 | 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太师病逝 .....   | 216 |
| 第四十九回 |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犯阙称兵豪宗覆祀 ..... | 220 |
| 第五十回  |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尊太后变例晋徽称 ..... | 224 |
| 第五十一回 |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竭忠报国大义灭亲 ..... | 228 |
| 第五十二回 | 逐太后兼及孤儿 用贤相并征名士 .....   | 233 |
| 第五十三回 | 宠女侍僭加后服 闻母教才罢弹章 .....   | 238 |
| 第五十四回 | 治黄河石人开眼 聚红巾群盗扬镳 .....   | 242 |
| 第五十五回 | 失军心河上弃师 逐盗魁徐州告捷 .....   | 247 |
| 第五十六回 |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嬖侍擅权丞相受祸 ..... | 251 |
| 第五十七回 | 朱元璋濠南起义 董搏霄河北捐躯 .....   | 255 |
| 第五十八回 | 扫强虏志决身歼 弑故主行凶逞暴 .....   | 259 |
| 第五十九回 | 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 .....   | 263 |
| 第六十回  | 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 ..... | 268 |

## 第一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

“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。无论古今中外，统是这般见解，这般称呼。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。起语已涵盖一切。唯我中国自黄帝以后，帝有五，王有三，历秦、汉、晋、南北朝及隋、唐、五季、南北宋，虽未尝一姓，毕竟是汉族相传，改姓不改族。其间或有戎狄蛮貊，入寇中原，然亦忽盛忽衰，自来自去，如獯鬻，如猃狁，如匈奴，不过侵略朔方，没有什么猖獗。后来五胡契丹、女真铁骑南来，横行腹地，好算得威焰熏天，无人敢当，但终不能统一中国；几疑天限南北，地判华夷，中原全境，只有汉族可为君长，他族不能羸入的。谁知南宋告终，厓山尽覆，赵氏一块肉，淹入贝宫，赤胆忠心的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，或溺死，或被杀，荡荡中原，竟被那蒙古大汗，囊括以去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，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！有的说是天命，有的说是人事，小子也莫名其妙，只好就史论史，把蒙古兴亡的事实，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。诸君细阅一周，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！暗中注重人事，为现今国民下一针砭，是有心爱国之谈。

且说蒙古源流，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，向居中国北方，打猎为生，自成部落。嗣后与邻部构衅，屡战屡败，弄到全军覆没，只剩了男女数人，逃入山中。那山名叫阿儿格乃哀，层峦叠嶂，高可矗天，唯一径可通出入，中有平地一大方，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。不亚桃源。男女数人，遂借此居住，自相配偶，不到几年，生了好几个男女。有一男子名叫乞颜，生得膂力过人，所有毒虫猛兽，遇着他，无不应手立毙。他的后裔，独称繁盛。有此大力，宜善生殖。土人叫他作乞要特，“乞要”即“乞颜”的变音，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。种类既多，转嫌地狭，苦于旧径芜塞，日思开辟。为出山计，辗转觅得铁矿，洞穴深邃，大众伐木炽炭，篝火穴中，又宰了七十二牛，剖革为筒，吹风助火，渐渐的铁石尽熔。前此羊肠曲径，坍的坍，塌的塌，忽变作康庄大道，因此衢路遂辟。不借五丁，竟辟蚕丛，蜀主不能专美于前。

数十传后，出了一个朵奔巴延，《元史》作托奔默尔根，《秘史》作朵奔蔑儿干。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，出外游牧。一日到了不儿罕山，但见丛林夹道，古木参天，隐隐将大山笼住。都蛙锁豁儿，向朵奔巴延道：“兄弟！你看前面的大山，比咱们居住地，好歹如何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山好得多哩。咱们趁着闲暇，去逛一会子何如？”都蛙锁豁儿称善，遂携手同行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去。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，不得已援着木，扳着藤，猱升而上，费了好些气力，竟至山巅。兄弟两人，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，小坐片刻。四面了望，烟云缭绕，岫屿迴环，仿佛别有天地。俯视有两河紫带，支流错杂，映着那山林景色，倍觉鲜妍。好一幅画图。

朵奔巴延看了许久，忽跃起道：“阿哥！这座大山的形势，好得很！好得很！咱们不如迁居此地，请阿哥酌夺！”说了数语，未闻回答，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，复叫了数声

哥哥，方闻得一语道：“你不要忙！待我看明再说！”

朵奔巴延道：“看什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见山下有一群行人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行人不行人，管他做甚！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那行人里面，有一个好女儿！”朵奔巴延不待说毕，便说道：“哥哥痴了！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，我已有妻，那女儿若未曾嫁人，我去与她说亲，配你可好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，如何辨别妍媸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你自去看明！”朵奔巴延少年好色，闻着有美女子，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。

看官到此，未免有一疑问，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，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？原来都蛙锁豁儿一目独明，能望至数里以外，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。他能见人所未见，所以命弟探验真实，自己亦慢步下来。

那时朵奔巴延，一口气跑到山下，果见前面来了一丛百姓，内有一辆黑车，坐着一位齐齐整整、袅袅婷婷的美人儿。想是天仙来了。不由的瞅了几眼，那美人似已觉着，也睁着秋波，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。像煞吊膀子，可想这美人身品。朵奔巴延竟呆呆立住。等到美人已近面前，他尚目不转睛，一味的痴望。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，方扭身转看，击掌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。他也不遑细问，复转身去看着美人，但听得背后朗声道：“你敢是痴么！何不问她来历？”朵奔巴延经这一语，方把痴迷提醒，忙向前问道：“你们这等人，从哪里来的？”有一老者答道：“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。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年轻女子，是你何人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是我外孙女儿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名巴尔忽歹蔑尔干。只生一个女儿，名巴儿忽真豁呵，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。”朵奔巴延听了这语，不觉长叹道：“晦气！晦气！”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事不成，咱们回去罢！”活绘出少年性急。

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听得未曾清楚，为何便说不成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他说的名字，什么巴儿豁儿，我恰记不得许多，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瞎说！他说的是他女儿，并不是他外孙女儿！”朵奔巴延想了一想，才觉兄言果确。便道：“阿哥耳目聪明，还是请阿哥问他为是。”于是都蛙锁豁儿前行一步，与老者行了礼，问明底细，方知美人的名字，叫做阿兰郭斡。旧作阿兰果火，《元史》作阿伦果斡，《秘史》作阿兰豁阿。且由老者详述来历。因豁里秃马敦地面，禁捕貂鼠等物，所以投奔至此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山已有主人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山的主人，叫做哂赤伯颜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也罢，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？”老者答称尚未，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。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，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。

这时候的朵奔巴延，眼睁睁望着美人儿，只望她立刻允许，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。故作反笔，妙。寻由老者说了数语，那美人竟脸泛桃花，越觉娇艳。好一歇，急杀朵奔巴延。方蒙这美人点首。蒙字妙。朵奔巴延喜出望外，不待老者回报，急移步走至老者前，欲向老者行甥舅礼，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。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，心中还恨着阿哥。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，才由都蛙锁豁儿叫过朵奔巴延，谒过老者。复订明迎婚日期，方分手告别。

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：“他既肯把好女儿嫁我，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，恰还要推延日子？”急色儿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是强盗，难道便抢劫不成！”朵奔巴延才嚙

口无言。

过了数天，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，豹皮二张，狐皮二张，鼠獭皮数张，装入车中，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，率着车辆仆役，至不儿罕山迎婚。自昼至夕，已将美人儿迎回，对天行过夫妇礼，拥入房帟。这一夜的欢娱，不消细述。嗣后一索得男，再索复得男，长子取名布儿古讷特，次子取名伯古讷特。《元史》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，《蒙古源流》作伯勒格特依及伯哀德依。两儿尚未长成，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。

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，统是倔强得很，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。朵奔巴延气愤填胸，带着一妻二子，至兄墓前哭了一场，便往不儿罕山居住。昼逐牲犬，夜对妻孥，倒也快活自由。老天无意做人美，偏偏过了数年，朵奔巴延受了感冒，竟尔卧床不起。临终时，与娇妻爱子，诀了永别，又把那善后事宜，嘱托那襟夫玛哈赉，一声长叹，奄然逝世了。人人有此结果，何苦贪色贪财。

朵奔巴延既死，那阿兰郭斡青年寡偶，寂寂家居，免不得独坐神伤，唏嘘终日。幸亏玛哈赉体心着意，时常来往，所有家事一切，尽由他代为筹办，所以阿兰郭斡尚没有什么苦况，做日和尚撞日钟，也觉得破涕为笑了。寓意于微。

转瞬一年，阿兰郭斡的肚腹，居然膨胀起来，俄而越胀越大，某夕，竟产下一男。说也奇怪，所生男子，尚未断乳，阿兰郭斡腹胀如故，又复产了一男。旁人议论纷纷，那阿兰郭斡毫不在意，以生以养，与从前夫在时无异。偏这肚中又要作怪，膨胀十月，又举一男。临产时，祥光满室，觉有神异，乳儿啼声，亦异常人。阿兰郭斡很是欣慰，头生子名不哀哈搭吉，次生子名不固撒儿只，第三子名孛端察儿。蒙古人种，目睛多作栗黄色，独孛端察儿灰色目睛，甫越周年，即举止不凡，所以阿兰郭斡格外钟爱。

独古讷特两兄弟，年已长成，背地里很是不平，尝私语道：“我母无亲房兄弟，又无丈夫，为何生了这三个儿子？家内独有襟丈往来，莫不是他生的么？”说着时，被阿兰郭斡闻知，便叫二子一同入房，密语道：“你等道我无夫生子，必与他人有私情么？哪里知道三个儿子，是从天所生的！我自你父亡后，并没有什么坏心，唯每夜有黄白色人，从天窗隙处进来，将我腹屡次摩挲，把他的光明，透入我腹，因此怀着了孕，连生三男。看来这三子不是凡人，久后他们做了帝王，你两人才识得是天赐！”欺人乎？欺己乎？

古讷特两兄弟，彼此相觑，不出一词。阿兰郭斡复道：“你以为我捏谎么？我如不耐寡居，何妨再醮，乃作此暧昧情事！你若不信，试伺我数夕，自知真假！”古讷特兄弟应声而出。是夕，果见有白光闪入母寝，至黎明方出。于是古讷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来。我却不信。

到了孛端察儿已越十龄，阿兰郭斡烹羊炆羔，斗酒自劳，一面令五子列坐侍饮。酒半酣，便语五子道：“我已老了，不能与你等时常同饮，但你五人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，将来须要和睦度日，幸勿争闹！”语至此，顾着孛端察儿道：“你去携五支箭来！”孛端察儿奉命而往，不一刻即将五支箭呈奉。阿兰郭斡即命余子起立，教他各折一箭，五人应手而断。阿兰郭斡复令把五支箭箝，束在一处，更叫他们轮流折箭。五人按次轮着，统不能折。阿兰郭斡微笑道：“这就是单者易折，众则难摧的语意。”魏书《吐谷浑传》，其主阿豺曾有此语，不识阿兰郭斡何亦知此。五子拱手听命。

又越数年，阿兰郭斡出外游玩，偶然受了风寒，遂致发寒发热。起初还可勉强支

持，过了数日，已是困顿床褥，羸弱不堪。阿兰郭斡自知不起，叫五人齐至床侧，便道：“我也没有什么嘱咐，但折箭的事情，你等须要切记，不可忘怀！”言讫，瞑目而逝。想是神人召去。

五子备办丧礼，将母尸敛葬毕，长子布儿古讷特，创议分析，把所有家资，作四股均派，只将孛端察儿一人搁起，分毫不给。孛端察儿道：“我也是母亲所生的，如何四兄统有家产，我独向隅！”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年尚少，没有分授家产资格。家中有一匹秃尾马，给你就是！你的饮食，由我四家担任。何如？”孛端察儿尚欲争论，偏那诸兄齐声赞同，料知彼众我寡，争亦无益。

勉强同住了数月，见哥嫂等都甚冷淡，不由的懊恼道：“我这里长住做什么？我不如自去寻生，死也可，活也可！”颇有丈夫气。遂把秃尾马牵出，腾身上马，负着弓矢，挟着刀剑，顺了斡难河流，扬长而去。

到了巴尔图鄂拉，鄂拉，蒙古语，山也。望见草木畅茂，山环水绕，倒也是个幽静的地方。他便下了骑，将秃尾马拴着树旁。探怀取刀，顺手斩除草木，用木作架，披草作瓦，费了一昼夜工夫，竟筑起一间草舍。腰间幸带有干粮，随便充饥。次日出外了望，遥见有一只黄鹰，攫着野鹜，任情吞噬。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就拔了几根马尾，结成一条绳子，随手作圈，静悄悄的蹑至黄鹰背后；巧值黄鹰昂起头来，他顺手放绳，把鹰头圈住，牵至手中，捧住黄鹰道：“我孑身无依，得了你，好与我做个伙伴，我取些野物养你，你也取些野物养我，可好么？”黄鹰似解他语言，垂首听命。孛端察儿遂携鹰归来，见山麓有一狼，含住野物，踉跄奔趋。他就从背后取出短箭，拈弓搭着，飏的一声，将狼射倒。随取了死狼，并由狼吃残的野物，一并挟着，返至草舍。一面用薪煨狼，聊当粮食，一面将狼残野物，烹给黄鹰。这黄鹰儿恰也驯顺，一餐数日，竟与孛端察儿相依如友。有时飞至野外，搏取食物，即啣给孛端察儿。孛端察儿欣慰非常，与黄鹰生熟分食。

转眼间已过残冬。到了春间，野鹜齐来，多被黄鹰搏住，每日可数十翼，吃不胜吃，往往挂在树上，由他干腊。只有时思饮马乳，一时无从置办。孛端察儿登高遥望，见山后有一丛民居，差不多有数十家，便徒步前行，径造该处乞奶浆。该处的人民，起初不肯，嗣经孛端察儿与他熟商，愿以野物相易，因得邀他应允。自是无日不至该地，只两造名姓，彼此未悉。

适同母兄不哀哈搭吉忆念幼弟，前来寻觅。先至该地探问，居民说有此人，惜未识姓氏住址。不哀哈搭吉尚在盘诘，不期有一伟少年，臂着鹰，跨着马，得得而至。那居民哗然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不哀哈搭吉回首一望，那少年不是别人，便是幼弟孛端察儿。当下两人大喜，握手相见，各叙别后情形。不哀哈搭吉劝弟回家，孛端察儿先辞后允，遂与不哀哈搭吉返至草舍，约略收拾，即日起行。自此该地无孛端察儿踪迹。

谁知过了数日，该地有一怀妊妇人正在河中汲水，忽见孛端察儿带了壮士数名，急行而来，妇人阻住道：“你莫非又来吃马奶么？”孛端察儿道：“不是，我邀你到我家去。”妇人道：“邀我去做什么？”正诘问间，不防孛端察儿伸出两手，竟将她抱了过去，那时连忙叫喊，已是不及。奇兀得很。小子尝吟成一诗道：

天道非真善者昌，胡儿得志便猖狂；  
强权世界由来久，盗贼居然育帝王！

未知这妇人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本回为全书弁冕，叙述蒙古源流，为有元之所自始。按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，载阿朶果幹（即阿兰郭幹）事，谓其夫亡寡居，夜寝帐中，梦白光自天窗入，化为金色神人，来趋卧榻，惊觉遂有娠。产一子名孛端察儿。《源流》谓梦一伟男与之共寝，久之生三子。《秘史》谓黄白色人，将肚皮摩挲。是姑勿论，唯史家于帝王肇兴，必述其祖宗之瑞应。姜嫄履敏，刘媪梦神，真耶幻耶？未足尽信。本书即人论人，就事叙事，言外寓意，不即不离，至描摹朵奔巴延，暨孛端察儿处，尤觉得一片天真，口吻俱肖。庸庸者多厚福，意者其或然欤！末后一结，兔起鹘落，益令人匪夷所思。

## 第二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班师奏凯复庆生男

却说李端察儿抱住该妇，疾行而归。该地居民，闻有暴客，竟来趋视，不意强人蜂拥到来，各执着明晃晃的刀仗，大声呐喊，动者斩，不动者免死。居民见这情形，都错愕不知所为。有几个眼快脚长，转身逃走，被那强人大步赶上，刀剑齐下，统变作身首两分。大众格外恟惧，只好遵令不动。强人遂把他们一一反剪，复将该民家产牲畜，劫掠殆尽，方带了人物，一概回寨。

看官到此，几不辨强徒何来，待小子一一交代。原来李端察儿随兄归去时，途次语兄道：“人身有头，衣裳有领，无头不成人，无领不成衣。”奇语。不哀哈搭吉茫然莫辨，待李端察儿念了好几遍，方诘问道：“你念什么咒语？”李端察儿答道：“我说的不是咒语，乃是目前的好计。”不哀哈搭吉续问底细，李端察儿道：“哥哥你到过的地方，虽有一丛百姓，恰无头领管束。若把他子女财产，统去掳来，那时有妻妾，有奴隶，有财宝，岂不是快活一生么！”确是盗贼思想。不哀哈搭吉道：“你说亦是，待回去与弟兄商量。”

李端察儿非常高兴，与阿哥急趋到家。既入门，见了布儿古讷特等人，不但忘却前仇，便提议抢劫的事情。布儿古讷特素性嗜利，连忙称善。顿时兴起家甲，命李端察儿做头哨，不哀哈搭吉及不固撒儿只做二哨，自己与同父弟伯古讷特做后哨，陆续前进。李端察儿趋入该地，先将一孕妇抢劫归来；至不哀哈搭吉兄弟，暨布儿古讷特兄弟扫尽民居，返入寨中。检点手下从人，不缺一名，只少了李端察儿。当下问明妻女，方知李端察儿早已驰归，与抱住的妇人，入帐取乐去了。

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且暂由他，现在是发落该民要紧。”当下命家役牵入俘虏，问他愿充仆役否。该民被他威吓，统已神疲骨软，只好唯唯听命。布儿古讷特便命放绑，令他散住帐外，静候号令。该民含泪趋出。复将抢来的家产牲畜，安置停当。

是时李端察儿方慢慢地踱将出来。大约是疲倦了。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好！你好！青天白日，便做那鸳鸯勾当！”李端察儿道：“哥哥等都有嫂子，难道为弟的不能纳妇？”布儿古讷特正思回答，忽见一妇人徐步至前，红颜半晕，绿鬓微松，只腹间稍稍隆起，未免有些困顿情状。布儿古讷特道：“好一个妇人，不愧做我弟妇！”言下便问她名氏，那妇人便喘吁吁的答道：喘吁吁三字，摹绘最佳。“我叫作勃端哈屯，是札儿赤兀人氏。”说着时，已由李端察儿叫她拜见诸兄，妇人勉强行过了礼，即返入后帐。

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你有这个美妇，我等没有，奈何！”李端察儿道：“俘虏中也有几个好妇女，何不叫她入侍？”布儿古讷特道：“不错！”便与兄弟四人，出了帐，拣了几名美人儿，带回侍寝。胡俗妇女，本没有什么名节，况经他威胁势迫，哪里还敢抗拒，只好由他拥抱寻欢。可见世人不能独立，做了他族的奴隶，男为人役，女为人妾，是万万不能逃避的！暮鼓晨钟，请大众听着。

这且休表。且说孛端察儿的妻室，怀孕满月，生下一子，名札只剌歹。《源流》作斡齐尔台。旋由孛端察儿所产，再生一男，名巴阿里歹。两男生后，那妇人华色已衰，孛端察儿又从他处娶了一妇，复把那陪嫁来的女佣，据为己妾。任情纵欲，有何道德。后妻生子合必赤，妾生子沾兀列歹，合必赤子名土敦迈宁。《秘史》作蔑年土敦。土敦迈宁生子甚多，约有八九人。《元史》谓八子，《译文证补》谓九子。嗣是滋生日蕃，氏族愈众。五传至哈不勒，拓土开疆，威势颇盛，各族推他为蒙古部长，称名哈不勒汗。

是时金邦全盛，并有辽地，复兴兵南下，据三镇，中山、太原、河间三镇。入两河，直捣宋都，掳徽、钦二帝，且追宋高宗至杭州，一意前进，不暇后顾。哈不勒汗乘这机会，拥众称尊，隐隐有雄长朔方的意思。金主晟闻他英名，遣使宣召，命他入朝。哈不勒汗遂带着壮士数名，乘了骏马，趋入金京。谒见毕，金主晟见他状貌魁梧，颇加敬礼。每赐宴，饬臣下殷勤款待。哈不勒汗恐饮食中毒，尝托词沐浴，离席至他处，呕吐食物，乃复入席。因此百觥不醉，八簋无余。金人多豪饮善啖，非常诧异。

一日在殿上筵宴。哈不勒汗连飞数十觞，遂有醉意，不觉酒兴大发，手舞足蹈起来。舞蹈才罢，复大着步直至帝座，捋金主须。不脱野蛮旧习。那时廷臣都欲来杀哈不勒汗的呼叱声、剑佩声，杂沓一堂。亏得金主度量过人，和颜悦色道：“你且去入席，不要上来！”哈不勒汗方才知过，惶恐谢罪。金主复谕道：“这是小小失仪，不足为罪。”当下赐他帛数端，马数匹，令即返辔。哈不勒汗称谢而出，便扬鞭就道，直回故寨。无如金邦的大臣，统说哈不勒汗怀有歹意，此时不除，必为后患。金主初欲怀柔远人，厚赠遣归，嗣被廷臣怂恿，众口一词，也未免有些怀疑，遂遣将士兼程前进，追还哈不勒汗。哪知哈不勒汗已有戒心，早风驰电掣的回到寨中。待至金使到来，他却抗颜对使道：“你国是堂堂的大国，你主是堂堂的君长，昨日遣我归，今又令我去，出尔反尔，是何道理！这等叫做乱命，我不便依从！”这言颇有至理。金将见他辞意强横，只好怏怏而归。

数日，金使又到，适值哈不勒汗出猎未返，他妇翁吉拉特氏，率众欢迎，把自居的新帐，让金使暂住。至哈不勒汗归来，闻着这事，便语他妻室及部众道：“金使到此，定是又来召我，欲除我以绝后患，我与他不能两立，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；为今日计，不如将他杀却，先泄我忿！”部众不答，哈不勒汗道：“你等莫非怀有异心么？你若不助我杀金使，我当先杀你等！”言毕，怒发直竖，须眉戟张，部众忙称遵命。哈不勒汗遂一马当先，驰入帐中，手起刀落，把金使砍为两段。金使的侍从，出来抗拒，被部众一同赶上，杀得一个不留。先下手为强。

这消息传达金廷，金主大怒，遣万户胡沙虎率兵往讨。胡沙虎本是个没用的家伙，一入蒙古境内，不谙道里，不知兵法，只是一味的乱撞。那哈不勒汗很是能耐，率部众避伏山中，坚壁不出。胡沙虎往来蒙地，不见一人，日久粮尽，只好勒兵回国。不意出了蒙境，那蒙兵却漫山遍野的追来。看官，你想这时的胡沙虎还有心恋战么？当时你逃我窜，被蒙古兵大杀一阵。可怜血流山谷，尸积道涂，胡沙虎勒马先逃，还算保全首领。金人出手就是献丑，已为金亡元兴张本。哈不勒汗得此大胜，遂仇视金邦，益发秣马厉兵，专待金兵再到，与他厮杀。会金主晟谢世，从孙亶嗣位，因从叔挾懒专权，与叔父兀术密谋，诱杀挾懒。挾懒遗族逃往漠北，至哈不勒汗处乞师复仇。哈不勒汗有隙可乘，自然应允。嗣是连寇金边，把西平、河北二十七团寨，陆续攻取。金主亶

闻边疆被侵，遂与南宋议和，催归将士，专顾北防。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已在其后。其时金邦的百战能臣，要算皇叔兀术。自南归国，奉了主命，出征蒙古，满望马到成功，谁知大小数十战，迁移一二年，犹是胜负未分，相持莫决。语所谓强弩之末，不能穿鲁缟者，兀术是已。兀术恐师老财匮，致蹈胡沙虎覆辙，遂决计议和；把西平、河北二十七团寨，尽行割与，又每岁给他牛羊若干头，米豆若干斛，并册哈不勒为蒙兀国王，方得罢兵修好。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间的事情。有史可考，乃编年以清眉目。

哈不勒汗生有七子，到年老病危时，偏叫他从弟俺巴该进来，奉承国统，又嘱诸子敬奉从叔，不得违命。诸子一律遵嘱，哈不勒汗才瞑目去世了。

俺巴该嗣立后，国势如旧。会哈不勒汗的妻弟，名叫赛因特斤，偶罹疾病，往邻近塔塔儿部，聘一巫者疗治，日久无效，竟至殁世。家众因巫者无灵，将他斩首。塔塔儿人不肯甘休，遂兴兵复仇。哈不勒汗七子，闻母族被兵，立率部众往援。两下酣斗起来，哈不勒汗第六子合丹，《秘史》作合答安。骁健善战，手持长枪一杆，所向无前。塔塔儿酋木秃儿不及防备，竟被合丹刺于马下，幸部众奋力抢救，方得暂保性命。医治一载，才得痊愈，再发兵进攻，鏖战两次，丝毫不能取胜。到着末的一战，塔塔儿部大败，木秃儿仍死于合丹手下。

塔塔儿人阴图雪愤，阳为乞和，一味甘言重币，来哄这俺巴该。俺巴该信以为真，竟与塔塔儿结亲，愿将爱女嫁与该部嗣酋，仇人之子，招为女婿，俺巴该也太不小心。自己送女成礼，到了塔塔儿部，不防伏兵四起，将父女一概掳去。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哈合，闻俺巴该被抢，忙至塔塔儿部索还，并责他无礼。塔塔儿部不由分说，复将斡勤巴儿哈合拘住，一并送与金邦。

金人正怀宿忿，将俺巴该钉住木驴背上，令他辗转惨毙。俺巴该令从人布勒格赤，告金主道：“你不能以武力获我，徒借他人手下置我死地；又用这般惨刑，我死，我的子侄很多，必来复仇。”金主大怒，把斡勤巴儿哈合亦加死刑。并纵布勒格赤使还，令他归告族众，速即倾国前来，决一雌雄。

布勒格赤归国，会议复仇，立哈不勒第四子忽都剌哈为汗，合寨齐起，攻入金界。金人杀他不过，高垒固守。忽都剌哈汗屡攻不克，方大掠而归。蒙俗以尚武为本旨，忽都剌哈汗勇武绝伦，力能折人为两截，每食能尽一羊，声大如洪钟，每唱蒙兀歌，隔七岭犹闻彼声，因此嗣位数年，威名益振。他于子侄辈中，独爱也速该，《元史》作伊苏克依。尝谓此儿英武，不亚自己，遂有传统的意思。

也速该父名把儿坛把阿秃儿，系哈不勒汗次子，忽都剌哈汗仲兄。把儿坛生四男，长名蒙栉秃乞颜，次名捏坤太石，三子即也速该，最幼的名答里台斡勤赤斤。也速该少有膂力，善骑射，能弯七石弓，也是个杀人不翻眼的魔星。他平时尝在斡难河畔游猎，所得禽兽，比他人多。到年将弱冠时，想得个美貌妇女作为配偶，无如部落中少有丽姝，所以因循迁延。

一日，又往斡难河放鹰，遇着一男骑马，一妇乘车，从河曲行来。那妇人生得秋水为眉，芙蓉为骨，映入也速该眼中，确是生平罕见。冶容诲淫。他即迎上前道：“你等是何方的人民？来此做甚？”那男子道：“我是蔑里吉部人，《元史》称蔑里吉为默尔奇斯。名叫客赤列都。”也速该复指着妇人道：“这是你何人？”那男子道：“这是我的妻室。”也速该怀着鬼胎，便撒谎道：“我有话与你细说，你且少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那男